

印繼西泠又一脈 (上)

文圖·黃當銘

工緻謹嚴的王福庵麩研派風

麩研派風的誕生

西泠派風在丁敬的創立及領導下，叱咤印壇一、二百年，影響所及甚深甚遠。但思新思變無疑也是印人們常縈繞腦海中的一個念頭，西泠派風固然有其獨特的個性印風，然而到了西泠八家的末期之後，制式的風格成了一種習性，遂也刺激了新風潮的產生。西泠八家之末已到了晚清時期，此時期確屬流派印風的鼎盛時期，挾持著對文字書體或刀法筆韻的種種深層體認，許多印人也著實衍化出了自我的印風，諸如吳讓之、趙之謙、徐三庚、胡匊鄰、吳昌碩、黃士陵等印人都有自我強烈風格呈現，確實豐富了晚清時期的印壇風貌；相對的，西泠派風則漸顯式微，不過由於其基調扎實穩妥，反倒成爲諸多印風形成前的踏腳石，試看上述諸多印人的早期印作，不都也遺留著西泠派風的面貌！所以可以說，西泠派風在西泠八家之後，是一種多數印人不忍拋去又不肯襲用的印章風格，晚清時期如是，民國初年亦若是。而思考如何去運用西泠派風那股古樸剛健的長處，也同時要對那種鋸齒咧牙習性的排除，倒也成爲有志振興西泠派風印人的一種課題。



王禔 (1880~1960)

晚清民國初年，能彼此努力而又有具體成果者，要屬王禔



〈麩硯齋〉為王禔1922年所刻，款記：福廠得龍尾坑眉子硯，因以名齋。壬戌冬日，福廠誌。

「新浙派」，吾意以爲，王禔既有新貌又能承傳，後繼者也不多脫離其範疇，已能獨自張旗掛幟，故在此姑且稱之爲「麩研派風」。麩研者爲王禔最常用的齋號，其名源自於王禔曾得有一品龍尾坑眉子硯，麩字通眉字，有眉毛之別意，研字又通硯字，故以麩研額其齋室。

王禔（一八八〇—一九六〇），仁和（浙江杭州）人，久居上海。原名壽祺，字維季、微幾，號福庵、福廠、福龕、福菴、福閣、屈瓠、羅利江民、印侶、印傭、摩詰後人、鉏石農，七十後號持默老人。單名禔，約於一九二〇年四十歲左右更名使用，也就一直沿用。齋堂有麩研齋、春住樓、苦晚齋。王禔爲王同之四子，王同（一八三九—一九〇三），字同伯，號肖蘭，晚號呂盧老人。光緒丁丑年進士，官刑部主事，又歷主梅青、颯山、塘栖、慈湖等書院，尤以杭州紫陽書院任期最久，造就之士遍諸行省，士林推從，深具雅望於時。工詩文，精小學。善書法，摹臨篆、隸碑版不下百數十種，功力甚深。亦擅治印，宗漢法，得力於浙派，作品工穩勁健，氣韻樸實蒼秀。存世有《品盧文集》、《塘栖志》、《杭郡塵談》、《說

爲此中翹楚。王禔溫文儒雅，長時創作豐富，又能綿延其影響力及於弟子

門生，較之西泠派風有其相似與不似之處，相似之處爲能延續西泠古樸挺健的金石氣息，不似之處則多精緻謹嚴態度的對待及安詳穩妥書風的置入，故也成就了一種獨立的印風。有印學研究之士曾對王禔之印風稱之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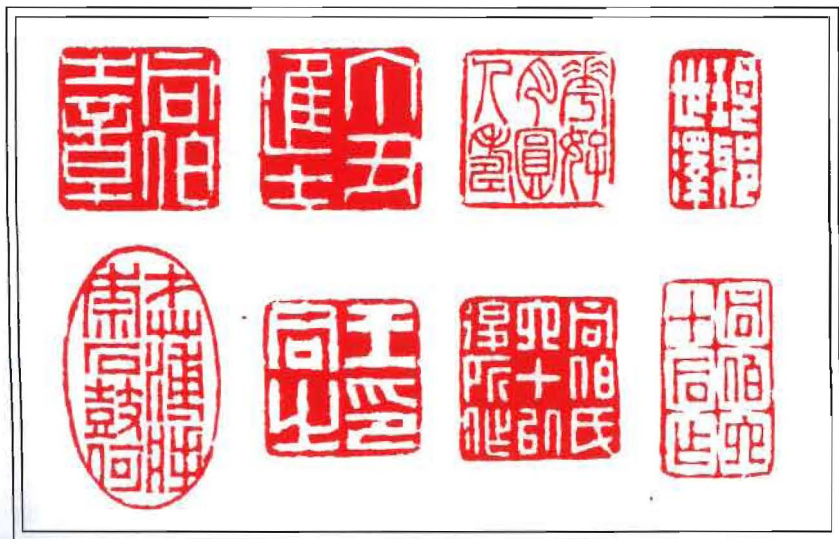
文詩書同異考》、《校勘金石隨筆》、《考釋古泉錄》等。

王昶幼承庭訓，耳濡目染，從小即能握筆操刀，自然根基深厚，也順理成章踏上書印之途。王昶早期治印一從秦漢印入手，同時也深受父執輩印人之影響，於浙派印風致力頗深，常見得其父王同有《呂廬印存》、《無雙譜印玩》各一冊，皆葉希明所輯成，版框皆為墨刷，橫七·四公分、豎十七·四公分，書口署「松雪廬印彙」，下端署「仁和葉氏珍藏」，刊行於一八九九年。《呂廬印存》書首有王福庵篆書題端「呂廬印存」四字。無序跋，每頁鈐拓一印，印下間繫邊款，共錄印卅四方，邊款僅錄十印，除部分桑名鐵城、吳鳳階、胡鑾為其刻印外，餘皆為王同自製印。《無雙譜印玩》所錄則皆王同刻

印，每頁鈐拓一印，無邊款。書首有葉希明篆書題端「無雙譜印玩」五字，款署「光緒屠維大淵獻壯月，印侶瑒刻，鷗侶書首」。無序跋。譜中所刻係以歷史名人姓氏為題，共錄有印拓四十方。葉希明，字璋伯，號鷗侶，齋堂作松雪廬。為葉為銘（一八六七—一九四八，號葉舟）之從叔。性沖淡，善鼓琴，工篆隸，蓄金石小學書甚夥，兼能治印。從以上二譜所見王同印作，除漢印及浙派面貌，亦多蘊有趙仲穆、胡菊鄰等印人之風格。所以王昶早年之印作可謂師求多源，也奠定了其謹嚴工緻印風的發展基礎。



《呂廬印存》、《無雙譜印玩》二譜，皆葉希明輯成王同刻印之譜，刊於1899年。



王同印作，除漢印及浙派面貌，亦多蘊有趙仲穆、胡菊鄰風格。王昶早年印作頗受其父王同影響，可謂師求多源。

王禔出身世家，自幼能與名家多所接觸，十三、四歲即能搜訪蓄藏名人刻印，故早年即有「印傭」之號。王禔的訪印蓄印生涯甚勤，也能藉以從中觀摩學習，至弱冠已能得精而佳者數百方，一九〇七年嘗將其藏印拓存為《福齋藏印》十六卷十六冊。是譜板格墨刷，版框橫八·六公分、豎十四公分，書口有「福齋藏印」字樣，下署「西泠印社輯」。每頁一印，附拓邊款，一頁一面款。背面記有印人小傳。各卷所收印人印作分別

爲：卷一丁敬四印、羅聘一印、張燕昌二印、蔣仁四印，卷二鄧石如三印、黃易八印、奚岡四印、桂馥一印，卷三陳豫鍾十五印，卷四孫星衍一印、張鏐四印、屠倬五印、孫均二印，卷五陳鴻壽十六印，卷六董洵二印、錢善揚一印、文鼎三印，翁大年四印、曹世模五印，卷七趙之琛十八印，卷八趙之琛十九印，卷九徐懋六印、汪之虞二印、趙懿三印、孫錫晉三印、孫三錫三印，卷十吳廷燭十一印、楊澥五印、程庭鷺二印，卷十一陳祖望十一印，卷十二張辛四印、黃壽鳳二印、江尊九印、胡震三印，卷十三錢松十七印，卷十四徐三庚十六印，卷十五趙之謙七印、錢式二印、朱志復二印，卷十六陳雷十七印，鈐印拓工俱精。有張鳴珂、曹楞、朱作榮三人序文，其中朱序云：「吾友王福齋君，精周髀九章之術，所擅美術夥頤，特于篆隸古籀尤有心得，又以家學淵源，搜羅富有，萃國



王禔28歲嘗將其藏印拓存為《福齋藏印》。

朝諸名家手刻舊印，拓成印譜，並附各小傳，志其生平涯略。傳精神于形質中，如畫工寫生，奕奕有光氣，俾作者之絕技，與述者之盛心，共隨金石爲不朽也……」從譜中所列可見王禔蒐羅名印之廣博深遠，也足見其對前人印作涉入之精深闢裡，當然這也是日後成就自我鑿研印風的有力踏腳石。

上述《福齋藏印》一譜原爲張魯齋舊藏，今已歸藏於杭州西泠印社。嘗見《福齋藏印》另有版本，殘十一冊。原分六集，此譜存有二集四冊、三集二冊、四集二冊、五集二冊、六集一冊。板格墨刷，版框書口有「福齋藏印某集」字樣。每頁一印，附拓邊款，一頁一面款。此譜版面與上海西泠印社輯《福齋藏印》十六卷十六冊本不同，書口下未署「西泠印社輯」字樣，但冊數大致相同，疑是同時期之不同拓本？此譜原由符驥良（一九二六）於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匯古齋購得，已是十一冊殘本；後歸石璽齋王北岳（一九二六、二〇〇六）收藏；二〇〇二年復歸香港松蔭軒林氏收藏。

王禔刻印甚勤，印齡亦長，平生治印估計有二萬餘方，其印作風格的具體面貌大概在其卅歲之前已經逐漸醞釀而成，而對於王禔此種鑿研派風的形成過程，對其有極大影響力的人物要屬篆刻家鍾以敬一人。鍾以敬（一八六六—一九一七），字越生、月聲、喬生、喬申，號讓先、窳龕、窳堪、似鷗、煙蘿子、覺漚。錢塘（浙江杭州）人。髫齡便嗜好金石，工刻竹，善摹金文。書工篆書，於吳皇象《天發神讖》尤爲致力。精於篆刻，布局、字法、用刀均能得浙派神髓，兼能博采趙之謙、徐三庚等諸大家形神，作品精整雋雅。鍾世享年五十二歲，平生治印存世者不多。一九三五年張魯齋嘗輯成有《鍾喬申印存》四冊問世，板格墨刷，每頁鈐拓一印，附拓邊款。總錄一百零一印。有王禔序文，稱鍾氏：「其刻印以趙次閑、鄧完白爲宗，工力淵邃。吾浙八家之後，君其繼起者。」

王禔小於鍾以敬十四歲，兩人互動頻繁，鍾以敬曾爲王禔刻印超過四十餘方，這在鍾以敬平生可見的刻印中要屬多數，

其中有紀年之最早者在一九〇〇年，爲〈印備手拓〉一印，款記「庚子冬月，窳龕。」此時鍾以敬卅五歲，王禔廿一歲；而時間最晚者則是鍾以敬過世（一九一七）前爲王禔所刻之〈福菴書翰〉一印，鍾以敬雖未署款，然王禔於



鍾以敬用刀深得浙派神髓，精整雋雅。圖為鍾以敬所刻〈杏孫父〉一印。

印備手拓



游藝室



福庵所作



壽祺印



修竹高松無俗塵



福菴見過



摩詰後人



苦晚齋



謙其銅臭



金石刻畫臣能為



鄧揚伯仲



福齋



王壽祺印



福菴書翰



說到人情餘欲鳴



羅剎江民



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鍾以敬為王禔刻印超逾40餘方，以上為有紀年者，都是鍾氏壯年成熟印風。

該印跋有數言，其云：「越生社兄爲刻此印，未及署款已歸道山，丁巳冬日，福補記，時距公歿正一稔全。」這些鍾以敬的印作，除了〈嫌其銅臭〉一印摹擬趙之謙及〈說到人情鑿欲鳴〉一印刻意仿效徐三庚外，其餘都是鍾氏壯年間成熟的印風，其脫胎自西泠派風的創作，能延續西泠古樸挺健的金石氣息，略斂率性而多精緻謹嚴態度的對待，這些也正是王禔爾後印風自然發展而成的面貌，二人雖無師生之誼，然互動之間，鍾以敬的成熟印風對於王禔爾後「麋研派風」的匯聚凝成是有絕對深遠的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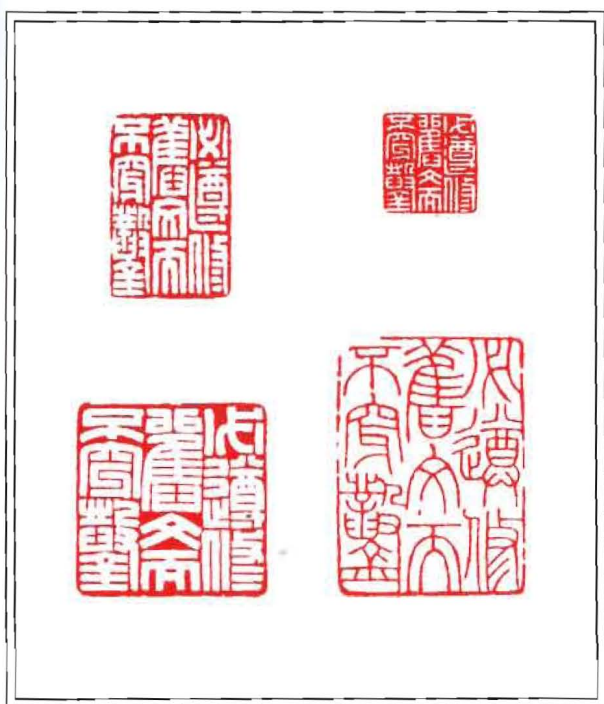
麋研派風的具體典型

典型的「麋研派風」依其擅用書體刻成大約有三種面貌，一爲漢印風格與西泠派風合成的摹印篆印風，二爲秦漢小篆的玉箸篆印風，三爲周秦古璽的大篆金文印風。其一爲結合漢印風格與西泠派風的摹印篆印風，脫胎自西泠碎切澀進的運刀技法，稍斂西泠簡率直曠的表現手法，更多王禔精緻謹嚴的對待態度，一種安詳典雅、莊嚴穩妥的印風渾然而生，這種與西泠浙派有不似之似之印風，正是王禔麋研派風的最具體典型，也是足以引發後世學習追隨的模範印風。王禔平生創作也以此種摹印篆印風爲最大宗，約占其刻印數的五成以上，這也正是王禔最成熟穩健的麋研印風。

其二爲以秦漢小篆爲基調，更融入元明婀娜多姿的書風，再以精緻工穩的刀法刻成，多數以精細陽刻呈現，布白精妙，恬逸雅致，此乃王禔最足以自豪的細朱印風，也是讚譽最多的麋研印風。沙孟海（一九〇〇～一九九二）一九九〇年嘗於《韓登安印存》題辭曰：「王福庵先生以細朱文名一世，鐵線盤紆，光潔明秀。清初汪尹子、林鶴田好爲此體，近世惟趙叔孺先生與福老，趙工有加，福老更擅多字印，多字印丁蔣以下八子未嘗有也。」曾紹杰（一九一〇～一九八八）於一九七九年重編《麋研齋印存》時曾有序曰：「作篆典雅安詳，尤工玉箸，故其細朱文茂密而舒卷自如，遵修舊文而不穿鑿，精湛秀

靜，獨具風格，不僅前無古人，後學亦渺能繼蹤，真堪永垂不朽者矣。」王禔的細朱印風得以揚名印壇，要在於其研篆作篆的精湛工夫。「遵修舊文而不穿鑿」，這是《說文解字》敘中的一句話，也是王禔治篆奉行的圭臬，王禔生平也極愛用〈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入印，至少曾見過四方此語同文印。

王禔治篆有方，嘗撰著有《作篆通假》稿本二卷，約輯成於一九一六年，一九六七年其弟子韓登安復校錄增補之。手稿前有鍾毓龍序，後有馬國權跋。原稿墨書，增校則用朱書。原稿共三千三百廿三字，校訂有四百一十九字，新增者一千一百廿六字，合計四千四百四十九字。此書後於一九九九年台北蕙風堂有影印本刊行。研篆之外，王禔亦勤於運筆作篆，嘗於一九二七年篆得《說文部目》五百四十字，該部目後於一九三四年由上海西泠印社發行出版爲《王福庵說文部目》一書，允爲後世摹習小篆的最佳途徑。王禔治篆如此精湛，其



王禔所刻四方〈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



上章敦洋



六一休復吉



鶴廬詩畫



開益齋鑒賞記



奇許相借錯許攻



宋南渡王定肅公二十七世孫體仁收藏書畫印記

青燈無語伴微吟



行年六十鬢開斑



我本迂疏落拓人



愛新覺羅



寄錦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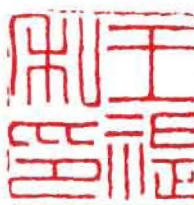
筆畫勁利刀如錐



銳侯鑑藏



王提私印



如此至寶存豈多



意度真同造化神



豪端只作尋常寫



意密體疏



寧為直折劍不作曲全鉤



銳侯王錫璋章



人生似春蠶作繭自纏裏



作繭春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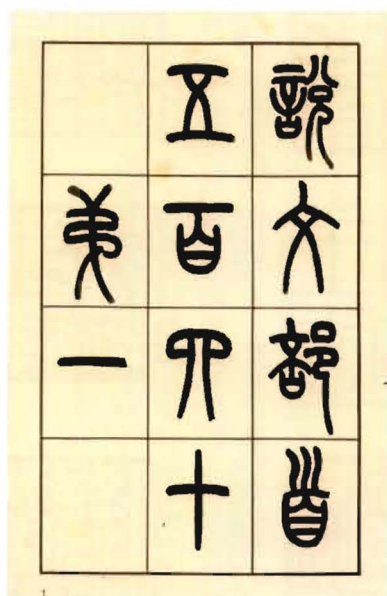
鬢禿難遮老心寬不貯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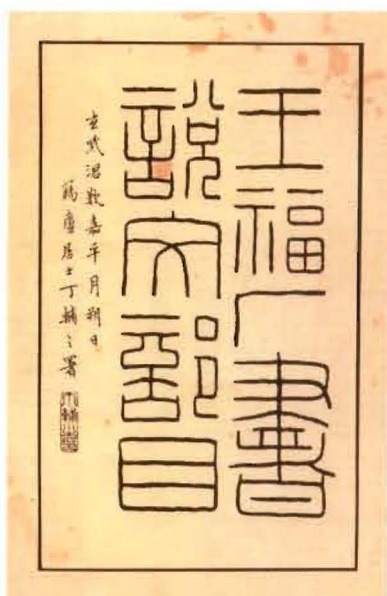
王提平生創作以此種摹印篆印風為最大宗。



〈意密體疏〉一印為王提所刻，也是王提治篆追求的一種意境。



王提小篆典雅安詳，嘗寫得《說文部目》一書。



選篆入印自也精心不苟，而且在字形結構上更能達就莊重典雅而不失其舒展意態，也使王提的細朱文麤研印風得以成就一種精緻細膩且平穩流麗的大家規範，嘗見得王提刻得〈意密體疏〉一印，款記：「摘宋玉賦語製印，取其合於寫字之意，福。」此「意密體疏」四字無疑正是王提治篆追求的一種意境。此種細朱文麤研印風在王提生平治印中約占有三成比率，也是最為人所稱道讚譽的印風。最後再引用書畫家馮其庸（一九二四）為《頓立夫治印》序文所述：「海上王福廠提用李丞相法作小篆，儼然斯邕後人，其所刻印章結體謹嚴，用筆頓挫可見其起落收放之致，而一本滑蓋筆意，蜚聲藝壇，為海上大家，予心好之。」足見王提的小篆細朱印風著實為近代名人們所共賞共讚。

其三為以周秦古璽為基調的大篆金文印風，王提書法四體兼擅，尤精篆籀，且能獨具面目，與晚清諸家略帶鄧完白書意者又些不同。王提小篆直溯斯冰，勻妥適健，絕離俗氣；而於古文大篆的書寫，雖形體參差錯落，然筆筆不苟，渾同小篆筆意，亦自精整淳勁。其以大篆金文入印者，多忠於該書體時代所呈現的古璽印風，朱文者多呈闊邊細文，白文者則多帶界格，多字印刻來尤能跌宕多姿，然篆刻技法仍以工緻嚴謹出之，精神意態猶同細朱印風，遂亦能呈現一種古篆精神的麤研印風。此種印風在王提生平治印中僅占有約一成比率，是一種延續細朱印風而變以古篆文字的嘗試，曾紹杰在《麤研齋印存》序中即有不同的見解，其云：「至其以金文入印及所摹寬邊古鈔，則不免失之拘謹而竭蹶，蓋小篆與彝銘文字本屬殊途，工整與奔放亦異其趣也。」話雖如此，這種古篆精神的麤研印風仍有一派深厚的王提氣息。



欲求飄渺反幽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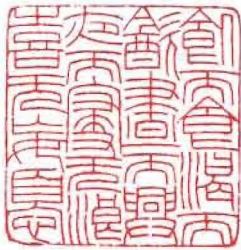
露曉春多鳳舞遲



暫得于己快然自足



飢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



溯源倉籟許斯嵐



歲寒堂書畫印



書庵所藏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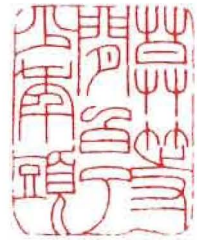
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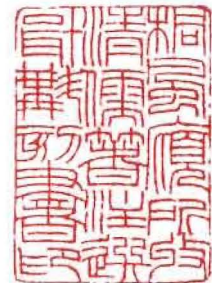
小樓吹徹玉笙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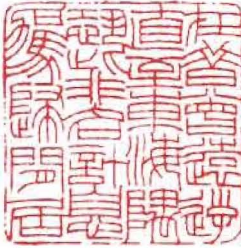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桐風讀所收清儒著注選輯辭刻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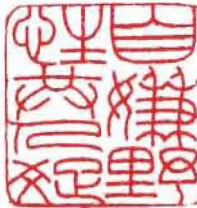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南隅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末技遊食之民



自嫌野性共人疏



我苦在不癡不慧中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九峰舊廬珍藏善本圖種印記



銀屏昨夜微寒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瓜李故鄉鹽梅舊族糟糠殘夢鳴夷前身



一氣一細萬事起獨有篆籀含其真



此種細朱文樂研印風在王愷生平治印中約占有三成比率，最為人所稱道讚譽。

福宜所藏金石
文字書畫之印



印廬所藏精品



四十九年窮不死



年已五十八無事日月長



師淵明之疏放



五十之年初過二



天與多情不自由



白髮蒼顏五十三



有好都能累此生



兩耳惟于世事聾



石不能言最可人



朝朝吮墨寫林丘



不覺身年四十七



才薄將奈石鼓何



心隨明月到杭州



日長似歲聞方覺



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江都董鑿鏡



游于藝



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



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酒杯秋吸露詩句夜裁冰

